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史三百八十四

開儀司上柱國贊國軍事前書右丞相樞密院學士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勅

陳康伯

梁克家

汪澈

葉義問

蔣希

葉顥

葉衡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  
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  
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  
魁邑得全建炎末為勅令刪定官預脩紹興勅令尋



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  
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  
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  
紹興八年除樞密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  
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  
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  
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卧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  
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  
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海盜間作朝  
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箚

為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  
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  
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  
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部乞約歲用會  
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  
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寃士大夫存歿  
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  
曰朕且大用何權為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  
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為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  
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



康伯持初論不變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列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  
 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  
 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  
 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  
 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潛  
 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  
 於是詔以為皇子封建王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  
 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  
 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淵聖凶問至

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衰三年先是

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

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

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實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

可倚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

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

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

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

退避策中外妄傳幸聞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

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



獨以為己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  
 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  
 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  
 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其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  
 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  
 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張去為以作士氣康  
 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  
 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  
 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高鑄率遲常時人恃以  
 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

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  
 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  
 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  
 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  
 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朱倬為都  
 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為其  
 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褒三十  
 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  
 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  
 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

宋史三百八十四

卷一百一十三

三

肖辰官



四十一  
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命兼樞  
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  
自建康苞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  
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  
慰勞其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錢別百  
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  
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  
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  
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

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興疾就道  
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  
安節壻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肩  
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目疾免  
朝謁卧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  
郊康伯起陪祠已即丐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  
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謚文恭擇日臨奠  
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備護喪歸二子偉  
節除直祕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  
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配



四百一  
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人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時金主亮死衆皆言可乘機進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遁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歎其遠慮召為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闕生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歲柄五定廟筭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筭謂今邊議不過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

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即館中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為令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為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手筆獎諭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脩金好金索所獲



俘啓鬻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以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克家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諫數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詔更定僕射為左右丞相拜克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一日上謂宰相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願養愈勝天顏悅懌朕退不勝喜克家奏老未得辭以為已意

既得舜固宜甚樂允文奏堯獨高五帝之壽以此上曰然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說怒士夫不附已謀中傷之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職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陞辭上以治效為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



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國公  
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内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存問  
不絕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為之垂涕  
贈少師謚文靖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邨入侍愛其風  
度峻整及登政府眷寵尤渥為文渾厚明白自成一  
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杭州淳梁第進士教授衛  
州沅州用万俟卨薦為秘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  
帥臣監司侍從臺諫各舉所知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  
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此射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

以浸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

仁皇后攢宮訖役議者欲畱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

內皆當遷命澈按視還奏昭宗顯肅懿節四陵

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以是紛紛漢樂未央宮

夾樗里疾墓未嘗遷國朝宮後儀制在封堠界內

不許開故合耐願遷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

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頗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

令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驕卒下情宜加蒐閱使有闕

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

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劾罷又論



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三十一年上元前一  
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  
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  
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爲金人今荆襄無  
統督江海之備禦因陳脩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久  
握兵權內結闈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  
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  
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疆弱無定形在吾所  
以用之陛下爲己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  
吾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

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  
所部三萬人屯京襄以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詔凡  
吏能否民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碎  
爲屬偕至襄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  
之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爲荆楚門戶不  
棄敵將劉蕚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  
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吳拱嚴  
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  
發鄂之餘兵戍黃州俾拱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  
戰漢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陳蔡汝穎相次歸職方



未幾金主亮死敵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入為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內禪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趙搏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侗於蔡襄漢沃壤荆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為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剋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

甫侗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敵計趙搏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澈漫不加省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為藩籬又皇甫侗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侗復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令趙搏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



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莊敏澈為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為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尔其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為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刑黃敦書劾之詔勿問則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

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為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湯思退薦之上記其嘗言范宗尹召至言臺諫廢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罷逐以言得罪者宜叙復權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為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鉅異已者義問累章劾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又言凡擇將遇



四十一  
一闕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  
侍御史朱樸沈虛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  
移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附會告訐者不應例移放  
從之遷吏部侍郎兼史館脩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  
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視之還奏欲  
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  
備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  
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  
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  
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如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

平木枝盡去會建康留守王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  
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比比媒罵之又聞敵據瓜洲  
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江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  
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弑師退義問還  
朝力請退遂罷隆興元年中丞辛次膺論義問頃護  
諸將幾敗事且以官私其親謫饒州乾道元年詔自  
便六年卒年七十三

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  
進士第二人孝宗即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  
宦者梁珂事上潛邸撓權尹穡論珂與芾繳奏罷



四子个  
之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  
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料簡歸正人仍  
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除權  
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藝  
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  
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勇汰三千人  
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  
借給如故是減於內而添於外何益又招兵耗蠹愈  
甚臣考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  
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充足招丁壯不惟省

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芾曰  
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  
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  
其人南郊禮畢宰相葉顥魏杞罷芾採衆論參已見  
為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芾力辭有密  
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芾  
決之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者論落職建昌  
軍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尋提舉洞霄宮卒芾始以言



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豈優於論議而劣於事功歟

葉顥字子昂興化軍仙遊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為廣州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顥顥曰掠美欺君侍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帥曾開大喜之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為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為式知紹興府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

入咸便之帥曹泳今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少紓其期泳怒及麥大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顥固辭賀正中薦顥靜退遂召見顥論國難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鑿興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顥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屠酷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逋緝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顥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顥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餘



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顯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歛  
 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耻之召為尚書郎除  
 右司詔求直言顯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  
 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除吏部侍  
 郎復權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選部所以為  
 弊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為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  
 示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  
 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顯對曰沙田乃江  
 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  
 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石沒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

如卿言顯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  
 一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皇恐汗下是日  
 詔沙田蘆場並罷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顯力  
 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樞府乃上章攻顯云顯之  
 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  
 史王伯庠亦論之顯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上令  
 炎親鞫置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  
 實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顯赴闕入見上勞  
 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



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顯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  
 翰周操陳之茂芮晔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其諫  
 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  
 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皋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  
 有管蔡在用不用顯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  
 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為  
 誰顯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俊卿傳上以國用未裕詔  
 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顯乃言今日費財  
 養兵為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  
 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用當嚴於汰

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田以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  
 行於其間若欲生財耗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上曰  
 達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顯曰臣恐廉  
 者甚於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顯引漢  
 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歸至家不疾而薨年六  
 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謚正簡顯為人簡易  
 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  
 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顯與同邸適令逸去登曰不  
 為君累乎顯曰以獲罪固所願也即為具舟舟移乃去  
 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僅妾田宅不改其舊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寧德簿攝尉以獲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為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為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時水潦為災衡發倉為糜以食饑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饑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備問疾苦者甚衆檄晉陵

李孟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薦于上即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千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二三年後阡陌成做管田官私不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為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



計其數為殿最李堂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許直入第  
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  
乃賜屋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偽濫詔衡按視賜  
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  
要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  
翰賜之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戶部尚書除簽書樞  
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材以  
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  
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  
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

經思慮奏對

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詰以召對時會子浸患折閱  
手詔賜衡曰會子雖曰流通終未盡愜人意目即流  
示有二十二百餘萬今用上下庫黃金白金銅錢九  
百萬內藏庫五百萬并蜀中錢物七百萬盡易會子  
衡專命卿措置日近而辦卿真宰相才也一日上  
宴宰執於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漢唐治日  
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  
極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  
言商周之君享國長遠真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  
以無逸為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正論其



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  
 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  
 嘗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  
 武誠非難事御寶實封令與臨安府寶思永改合入  
 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  
 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上諭  
 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金  
 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已聞衡  
 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  
 節度副使郴州安置置邦彥於死

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  
 學士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  
 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覲云

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  
 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慤薦達人才葉義  
 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  
 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顥清儉正直而衡才智  
 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史三百八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史二百八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寧國重事尚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講官總表賜卹等

勅修

葛邲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

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

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為國器以陰授

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

邲不優而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蕭



之敏為御史為其才除國子博士論對論州縣受納  
 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  
 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  
 治亂之分生於所急宜專以畏天愛民為先又論征  
 權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起茶鹽歲以  
 一千三百萬緡為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  
 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  
 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組  
 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以安得不窮乎  
 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一倍者毋更

額官吏不增實無少蘇波毗上特召復令修以  
 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  
 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卿應詔大略謂虞允  
 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近  
 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  
 必至於招刻取償益精其選遷給事中張焜以  
 之子除知閣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卿  
 繳奏廣西議更蓋法卿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群  
 臣沒入其貲楮幣行之二廣民必起慮且有後悔除  
 刑部尚書卿為東官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



又出梅花詩命郊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郊勸上專法守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暮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郊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郊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感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

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定配祭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父沉潼川軍節度使端禮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文殿脩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御史中丞汪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丞旨端禮嘗建明用楮為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為六務出納皆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張浚出師會符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費怨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



二百九十八  
喜奏除戶部侍郎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目前所用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主不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

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明矣  
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踈略恐召金在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以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為得上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語在思退傳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闕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



戶部尚書俄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  
知政事上嘗問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  
誰可遣端禮請以王朴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  
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自略同紹興世為叔  
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為歲幣及朴還上見書  
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  
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脩內治若為忿兵未見其可  
朴遂行謀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既定乞降詔除  
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自  
參闕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之也後中

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遷大  
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  
第陰附端禮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侍郎陳  
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為相此懼  
不可為子孫法逮進讀實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  
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  
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  
先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  
淮白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為皇長嫡孫端禮不憚  
翌日奏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



此邪說遂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為太子端  
 禮引嫌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無侍讀改提  
 舉洞霄宮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  
 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  
 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  
 四年八月復元職薨贈銀三千光祿大夫後謚忠肅孫  
 象祖嘉定元年為左丞相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  
 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  
 主簿進丞端禮宣諭淮東杞以功負外郎為參議

官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金通問使

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

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陞辭奏曰

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

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

擁兵闖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

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

表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

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

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



利驍將魏勝死... 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  
祀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  
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裒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  
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  
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  
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祀拒  
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  
籍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  
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  
鶻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清祀言主租食功

廉借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祀以便金不奪  
繇庶官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祀左右其論會郊  
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  
希呂論祀貪墨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  
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  
中謚文節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自鄉校移籍京師  
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  
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應



變敏速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  
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多說  
卿端正除監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  
事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  
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湏假之權奈  
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  
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  
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  
一指乃便為形迹使彼過一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  
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張浚議北伐葵三

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之所係或言矣沮大計  
罷為司農少卿以直秘閣知江州未上鼎罷陳與義  
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議已定  
被召論為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  
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葵前論  
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  
敗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內降差除四人  
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  
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當藏之民  
百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薦舉改官之弊宜聽減



舉員詔吏部措置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  
賜出身除兩府汝嘉聞葵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  
聘曰副端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即  
奏為起居郎葵方待引檜下殿諭閣門曰周葵已得  
旨除起居郎隔下八月庚辰也參政李光擬除呂廣  
問館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  
相知也光既絀葵以附會落職主管玉隆觀復置祕  
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為禮  
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鄉  
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葵獨安之檜死復直祕閣知

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無國子祭酒奏科舉所  
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經傳語可諛者為  
問目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秋試考官精選  
通經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者黜之無權  
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躡處侍從  
呂廣問葵之死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  
生都堂投牒留葵翌日博士何備等言于朝乞懲戒  
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隨罷起  
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宮加直龍圖閣知太平州  
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淮當塗



歲熟市河久堙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  
 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脩撰敷文閣  
 待制知婺州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  
 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  
 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  
 故此必有小人乘間營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  
 淵會覲也孝宗色為動金主亮為其下所斃張浚自  
 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比日欲來歸願遣  
 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曰不可輕舉累  
 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

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無  
 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  
 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  
 許葵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  
 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為然而從者有不得以強  
 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泊至榻前陛下又或  
 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  
 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  
 卿直諫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為佳士次第  
 用之太常奏郊牛斃葵言春秋鼯鼠食牛角免郊况

宋史三百八十五  
 李俊傳  
 李俊傳



遠虞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奏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淳熙元年正月薨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薨也幼子與孫尚未命平生問學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十年有司請謚賜謚曰惠簡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公稱其文深醇有古風

尋授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復州教授未上丁內艱服除為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絳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既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垂磬租不如期積多浦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員為二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翫散士氣耗盡當廣儲人材以待用上曰觀卿所奏公



輔器也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廷  
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訖  
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為請  
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歎不已及後金使  
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  
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  
眼明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控免  
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欲用卿久矣復詔兼  
參知政事除

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

卿等各陳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  
辭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相奏事  
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  
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虛心無聽若只宰相奏事何  
用執政為師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  
曰朕欲天下事日往來曾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  
督促者乞不待歲終先期行之畫命已下師點矍然  
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謂令已出矣師



點曰事有為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即追寢其議樞  
密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  
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水水過多忽  
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  
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十三年  
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提舉國朝會  
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  
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  
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  
陳之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夔州除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紹興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點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容心  
其間不枉道附麗獨與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  
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  
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藁八卷東宮  
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固皇祐初為廣西轉運  
使知儂智高凶狡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  
高後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幼能  
屬文紹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



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燧果中前列秩滿當為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二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溥熙二年累遷至國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進已居

燧以未歷縣遂除左司諫上諭執政昨除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聞除目下外議甚允燧首論辨邪正然後可以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時宦官甘昇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抃之族叔矩皆持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善狀燧皆奏罷之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今賢否雜祿風俗澆淳兵未強財未裕宜卧薪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驕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君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權上皆嘉納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



字四百六十一  
今用州  
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  
西湖南北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犒賚  
徃徃捕農民以應數取細民以充軍乞嚴戒諸郡庶  
得丁壯以為用從之燧帥李景昇會唐參政趙雄庇  
之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營救復命  
還任燧再論并及雄雄密奏燧誤聽景昇仇人之言  
遂下臨安府捕萊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  
昇復依舊職燧乃白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  
刑部侍郎不拜固請補外出知蘇州吏部尚書鄭丙  
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尋  
取地狹財匱始至官

燧不滿三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  
其羨補積通諸邑皆寬先是宣和庚子方臘盜起甲  
子一周人人憂懼會遂安令朶土兵廩給羣言恟恟  
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少群擾市  
燧密籍姓名涅補軍額人以按堵上方斬職名非功  
不予詔燧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  
避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婺與嚴鄰人熟知  
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于嚴燧謂  
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於舊治坐視為請諸朝發  
太倉米振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下詔求



言仍令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選  
侍郎旋兼國子祭酒九年為樞密都承旨近例承旨  
以知閣門官兼或怙寵招權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  
以龍圖閣待制為之燧言債師之風未殄群臣多迎  
合獻諛強辨干譽宜察其虛實上稱善除權刑部尚  
書充金使館伴十年無權吏部尚書上言廣西諸郡  
民身丁錢之弊兼侍講升侍讀言命令不可數易憲  
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恩例免試今或竟令注授既  
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為名諸路錄大辟長吏當  
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敢以聞事多施行

典需澤丁錢減半亦自燧發之高宗山陵充按行使  
除參知政事尋充永思陵禮儀使權監脩國史日曆  
十六年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留之不可除資  
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熙四  
年卒年七十七謚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  
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淳熙十四年進  
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達才氣甚佳父子高科殊可  
喜達累官至太常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為南安  
簿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



推以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薦  
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  
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  
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靖康之疑除監  
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  
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  
內則儉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  
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  
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  
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覲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

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  
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勲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  
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為可惜竟寢  
其謚嘗論大淵覲姦回至是又極言之曰今積陰弗  
解淫雨益甚災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  
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非他近  
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  
唐德宗謂李泌入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  
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能言  
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即家



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祕閣知  
建寧府自以不為詳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  
之姦既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番山  
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  
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  
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敢寄暴露者皆  
拚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  
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祕閣江西運判兼  
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  
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之惰况上乃止索逋於廣復

贍以右文致治撰再任疫厲大作命醫治瘴全活數  
百萬進符制敷文閣賞其救荒之功召對奏潢池弄  
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晷極多願詔監司  
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雖驅之為寇亦  
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  
自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賜  
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  
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  
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  
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



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判定七司法淮南旱茂  
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振濟或謂救荒常平  
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為淮南只尺敵  
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官長見寧能  
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卿之  
力也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  
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鞠欲及茂良奏  
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  
參政決無此茂良遂謝不復辭業荷罷上命茂良以  
首參行相

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  
轉不知月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  
言諭受用康選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  
蒙錄用除祕書郎羣小乘間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  
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  
餉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折俄召良臣  
關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賤良臣與有力焉茂良  
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諭茂良  
文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溥熙四年正  
月及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



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以大資祿其  
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  
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銜司叱  
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  
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  
知政事也覲慙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覲衝替而後  
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  
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  
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  
然賜出身除散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覲者也中書舍

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  
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  
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  
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  
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  
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賈光祖等罪遂責降  
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覲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接  
上訟寃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相進呈復職上曰  
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平生不  
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覲密令人誅之



三百六十一  
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之歎息云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已也則以不欺為本錢端禮以戚屬為相周葵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札奉使知尊國體施師黜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史三百八十六

與儀圖司桂國醫官書前書丞相樞國史類經等事

勅

劉珙 王蘭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王剛中 李彥穎 范成大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學學以陰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補師杜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睦宗院召除諸王官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大宗正



三百七十六个  
丞遷吏部員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  
與吏辨吏無得箴其巧無權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  
人金犯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  
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官者張去為忤旨左遷珙不草  
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軍  
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建康衆望屬之及詔出以  
揚存中為江淮宣撫使珙不書錄黃仍論其不可上  
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為浚所知此特為浚地耳命再  
下宰相召珙諭旨且曰再繳則累張公珙曰某為國  
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真除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沒入王繼先  
第為賜李珂關通近習求為督府掾詔從中下珙皆  
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  
為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  
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  
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  
者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  
使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  
募賊徒相捕斬請更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  
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珙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



尚衆珙諭欽等却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  
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  
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  
今卿既誅群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  
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以學取儒生臣以為  
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  
之學告之知其必效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  
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亟稱善拜中大夫同  
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

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兼  
辛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參知政事  
奏除福建鈔益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  
米益錢及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上嘗  
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感  
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之  
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竦然稱善  
龍大淵曾覲既被逐未幾大淵死上憐覲欲還之珙  
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  
也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



業振紀綱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  
城壁還家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琪請  
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琪退坐堂上追  
琪至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戒  
勵狀而去會揚州奏琪檄郡增築新城琪遂奏罷琪  
語在陳俊卿傳琪時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  
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才肯任  
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  
辭猶以六事為獻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  
他人所及行召卿

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稅窮民不能輸租

反失正稅并奏除之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

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

使琪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

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為

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

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服闕再

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

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

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琪奏曰象之用於



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  
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豈仁聖之所為哉湖  
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  
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  
聲言兵且至今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  
者無幾珙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  
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  
數十餘隸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  
行宮留守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  
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流稅米過糴得商人米三

百萬斛實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平  
九千斛者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  
平價振糶貧者不敢償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  
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文殿學士屬  
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景顯  
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  
以系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  
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  
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其言皆以未能為  
國報雪讐耻為恨薨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謚忠肅



珙精明果斷居家孝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致毀內外功總之威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王蘭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為信州上饒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蘭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黄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脩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蘭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尋出守舒州陞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

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守舒州經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此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蘭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即上疏陳德宗之弊并及時政闕失上嘉納之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宜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整懼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兼吏部嘗因手詔謀選監司欲得剛正如卿者可舉數



三百八十五人  
人即奏舉潘時鄭矯林大中等八人之擢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還為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光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蘭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為不可因應詔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薨蘭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黃祖舜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什鈐曹專用資格易若委郡守汰其冗無良者上然之權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出通判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書干祿老於韋布乞自科舉後有學行脩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為倉部郎中遷右司郎中權刑部侍郎無詳定敕令司無侍講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義明粹乃令國子監板行薦李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



四 百人  
料敵詔以寶為帶御器械無權給事中張浚覺其家  
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武臣守闕者數  
年今素食無代坐進崇秩曷以勸功乞為之限制遂  
詔勲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戶部奏以官田授汰去使  
臣祖舜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臨安官田僅為  
畝一千一百計其請而給田則不過數十人事不行  
保義郎梁舜弼漢弼邦彥養孫也並閤門祇候祖舜  
言閤門不可以恩澤補遷知池州劉堯仁升右文殿  
修撰知新州韓彥直升秘閣修撰祖舜言脩撰本以  
待文學不可倖得故資政殿學士楊原家乞遺表恩

言原陰濟泰神中傷善

太傅祖舜言燻預其父檜謀議今不宜  
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金圭亮犯淮劉汜敗王權  
走上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  
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記誅錡必媿忿以死是  
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堯于  
官謚莊定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繇溫陵徙潮州政和間貢辟雍  
建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祿不逮養移病  
而歸闕數年差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復累



年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待  
 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知遠州張  
 浚亦謫居命其子斌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  
 人為累息大寶獨泰然浚奉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  
 給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寶不為變代還言連英循惠  
 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  
 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  
 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  
 西諸司具減數聞知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  
 實留意經術其書甚可采可與內除執政擬國子

司業上喜曰適合朕意特經筵閣官遂除國子司業  
 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有月椿錢無定名數吏緣為  
 姦剝剝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五折  
 納務以優之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盡委監司數月  
 椿為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戶部詳其奏直敷文閣知溫  
 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潼有峻嶺曰蒼岡葺薄蔽翳山石  
 字確盜乘間剽劫大寶以囊金三十萬募民扶藪堯道十  
 餘里行者使之提點廣東刑獄孝宗即位除禮部侍郎大  
 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  
 曰征曰和浮議靡定太上傳丕其基於陛下四方日復恢復



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  
議大夫首論朱倬沈該之罪皆行其言汪澈督師荆  
襄大寶劾其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疏再上澈落  
職謫台州大寶嘗論及移蹕上曰吾欲亟行大寶奏  
今日之勢殆未可願少寬歲月張浚復起為都督大  
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群言洶洶大寶言危疑之際  
非果斷持重何以息橫議未幾湯思退議罷督府力  
請講和大寶奏謂今國事莫大於恢復莫讐於金敵  
莫難於攻守吳審於用人宰相以財計之軍儲虛符  
離師潰名額不除意在覈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

鄙之憂而患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胡銓之  
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  
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湯思  
退太早今為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以敷文  
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他日銓奏事上復諭之  
曰大寶留之經筵亦固求去勢不兩立銓奏自古臺  
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者皆當去  
大寶尋請致仕督府既罷撤邊防棄四州金復犯邊  
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退中外以大  
寶前言不用為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召為禮部尚書



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  
寶乞復免行錢非是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中書  
舍人閻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尋  
卒年七十七

金安節字彥身歙州休寧人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  
經史尤精於易宣和六年繇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  
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為剛定官入對言司  
馬光以財用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為法除司  
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彥直直秘閣安節  
言崇觀以來因父兄秉政而得貼職近制皆在討論

今彥直復因父任而授是自廢法也不報任申先除  
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忿戾乞追奪秦檜兄梓知台州  
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  
去遂不出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為大理卿  
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  
會賦稅輸納窮日力辦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為務者  
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苟可以養教化必力行  
之時獲偽造蓋引者大臣欲置之死安節力爭以為  
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因得減等兩浙漕屬王  
悅道鞠仁和令楊績獄不實事下大理安節并逮悅



道悅道孝醫王繼先子也屢因人求免安節不從遷宗正少卿為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屬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迓使安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遷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奔逃檢王松馬不得鞭答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葉義問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翼已答二百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遷禮部侍郎將祠明堂時已聞欽宗升遐安節言官廟行禮皆當以大臣攝事從之遷侍講維事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為補外安

節不可因內侍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主亮死准從李建康亮死安節陳進取招納備守三策而以備節招納之本上將還臨安命楊存中宣撫安節判襄安節言存中頃以權太盛人言籍籍方解正政復授茲職非所以全之又言方今正當天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剥庸懦之人何以激勸將士上皆紕之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析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其寧等常以寡制眾



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之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之科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吏部長官聽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隆稱各有定制毋令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復受異姓使得高貲為市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面勞之曰近不見繳駁有所見但繳駁朕無不聽龍大淵曾觀以潛邸舊恩大淵除樞密即亦曾觀帶御衣諫

大劉度仍累疏論之隆興改元大淵立除門事宰相知安節必以為言使人諷之曰若書行即坐政府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列奏入不出上意未回安節以給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即位臺諫有所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臣乃為遷就諱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即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潛邸舊人李珂擢編脩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



語人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金將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乃畫定四事詔群臣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泗唐鄧為淮襄屏蔽不可與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官當迎奉陵寢地必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但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為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蒼唐張柬之國朝富弼文彥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督力未嘗有憂國心豈宜從甘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部

書無侍讀自是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辭上曰卿且暫留且夕召卿矣去之日縉紳相與嘆羨以為中興以來小全名高節鮮有其比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儼初筮仕未嘗求薦於人及貴有舉薦不令人知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致遠為中司時所薦蓋往謝之安節曰彼為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往為晁公武龔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



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  
疏周易解

王剛中字時身饒州樂平人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  
五年進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  
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祕  
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孝宗為普安郡王剛中兼  
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忠  
佞之辨遷中書舍人言禦敵今日先務敵強則犯邊  
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強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  
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強將良士勇請盟則為

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黷其言會西蜀言  
曰無以逾王剛中笑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  
四川御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  
吳璘累官賜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  
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  
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  
產壘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  
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  
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  
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又以臘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



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獨李  
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喟曰身督戰而功成不  
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  
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募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  
之佐目使願指內外響應諸法遣使臣困絕不能自  
存剛中以為冒刃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  
後悉召詣府有善射者復其祿秩以禁軍闕額糧給  
之其罷癯不堪事則給以義倉米成都萬成池廣  
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於澱剛中築三鄉夫共疏之累  
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之指曰王公之之

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遺時多  
日就傾圮屬九縣繕完悉復其舊葺諸葛武侯祠張  
文定公廟夷黃巢墓表賢殫惡以示民有女巫蓄蛇  
為妖殺蛇黥之孝宗受禪以官僚進左朝奉大夫召  
赴闕以足疾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管圃  
植竹號竹塢金犯淮有旨趣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  
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為鹵簿使除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剛中曰戰守者  
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四事開  
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居政府屬疾卒年六十



三贈資政致大學士光祿大夫謚恭簡建炎間詔階  
成岷鳳四州刺壯丁為兵眾以為憂剛中建言五害  
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  
送數百里者繇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  
著文為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  
史要覽天久修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李彥穎字季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強記覽金犯浙  
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  
能趨支徑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  
簿守曹詠豪效酒家業為官監利其貲具彥穎事之

怒戒吏煨煉不行毫髮罪調建德丞改秩特宰知  
其才將處之學官以勸使一見彥穎耻自獻調富陽  
丞御史周操薦為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  
討上方向浚執政臣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為然右  
正言尹穡陰符執政薦引同已者轉言和於上前上  
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  
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  
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  
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  
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為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



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  
 子博士權吏部郎以父喪去免喪復為吏部兼皇  
 子秦王府直講權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斌葛覃  
 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  
 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斌所以敢直言正為  
 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  
 求諸道主意遽解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立皇  
 太子兼左論德音論建置官僚以為詹事於東宮內  
 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  
 子講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

無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筦彥穎論說無  
 寸長去年驟躋省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  
 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  
 講因言士習委靡不然則矯激宜擇焉實鯁亮者用  
 之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  
 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  
 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  
 月食淫雨言甲申歲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  
 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不言多沾激厭之耶比  
 欺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况其他乎陰沴之興未



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又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為戒今諸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築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十二月除端明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朴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儀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左司諫湯邦彥親進冀僥倖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他日

對使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宰相亟退遂以邦彥為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美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今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泊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



字四百个  
器械并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  
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  
曰封樁陛下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  
費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  
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勅  
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叅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  
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孟享禮繁特免卿諫官  
論其子毆人至死奉祠鑄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捐  
屬縣稅十三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  
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紹興元年致仕家居凡十

載自奉澹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  
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子沐慶元  
中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  
戶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  
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陞對論  
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  
耗之上嘉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為勑義後隨家  
貧當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至二十年民便  
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



字四百个  
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  
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  
疊石築防置堤闕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溉灌有  
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無崇政殿說書乾道令  
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  
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遞增五分為錢三千  
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為  
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  
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請國信  
使國書專求陵寢陵寢受書事成大乞

併載書中不從金迂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効之  
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  
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  
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  
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  
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  
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  
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  
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  
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為知言張說除簽書



四百个  
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  
說命竟寢知靜江府廣西審價軍精鹽利漕臣盡取  
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敝詔復行鈔鹽漕司拘  
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  
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  
科抑可禁上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  
宰相可其說成大出銀錢助之人多以為非下有司  
議卒不易成大說舊法馬以四尺三寸為限詔加至  
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除敷文閣  
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

結蕃列等允桀黠輕視中國臣當教閱將兵外修  
砦仍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為戰三者非財不  
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為要  
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有  
八悉築柵分戍奴兒結樓安靜砦發飛山軍千人赴  
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  
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重賞檄群蠻使相殺貳俄禽  
文才以獻即斬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  
監司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成大力  
具其不可詔遵舊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



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  
 蜀士由是歸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  
 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顯于朝位至二府  
 召對除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兩月為言者所論  
 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帥  
 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振饑民減租米五  
 萬水賊徐五竊發號靜江大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  
 閑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紹興三年加大學士  
 四年薨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撰  
 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乃其對自號石湖有石

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論曰劉珙忠義世家迨屬繼以未雪讐耻為深恨王  
 蘭犯顏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  
 絕踪大寶獨從之游逮斥權姦了無顧忌安節距秦  
 檜排淵覲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  
 其心當金兵犯大散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吳璘一  
 戰却敵成大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  
 大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者歟  
 若祖舜奪楊恩恩視秦熺秩誅檜惡於既死乃穎論事  
 激烈披靈忠盡直氣亦可尚已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史三百八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兼國事副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是院等奉  
勅修

黃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  
第二詔循故事未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  
觀察判官秩滿就銓選不用前名例謁廟堂宰相陳  
俊卿白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適有旨職事官  
無待次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繼為太學



國子博士樞密院編脩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為太常丞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當對奏三事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必預為謀上矍然洽徐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寇毋輕易以玩寇寇擾而後定傷根本多矣繇秘書郎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秘閣儲養為異時公卿用行黃洽詞可及之除右正言者諫臣非具負職在諫爭朝政有關所當盡言上亦以為端士許其盡言無隱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因祠祭上言此事全在一念陛下夙興默想專精在民身雖法宮心則壇壝

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游歲荒歉之由必有未盡契神示之心者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度差官按視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里遠近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設兵民之權聚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為一旦屬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列未嘗擴接細故他慮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銳志



肆武治因風諫言順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猶謹節之况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  
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  
孝可為萬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洽在經筵言宰相  
代天理物要在為國得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  
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  
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  
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  
弼耶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  
門若宰執臺諫不為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率厲以

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  
可潭州奏彊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  
議洽曰彊盜異他盜以其故為也若止髡後三年之  
後圈檻一弛稀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况役時  
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除叅  
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居用人之地不可  
下勉上因商榷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  
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  
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  
用人為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



于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  
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  
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託風雨  
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  
欺君仰不欺天府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  
哉六年七月薨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  
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為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

卷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  
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合

新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  
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  
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  
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迺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  
進士第一八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  
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  
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  
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  
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  
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



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行詞曰屬者迺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樛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樛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而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為祕書省正字時表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

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方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逢



字四百下  
李正州  
蒿滿逕一室蕭然餽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脩身講學為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宵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會意指應辰為阿附

為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壺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乃訟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平而免明年召為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言留之曰方進用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供十三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斂定期會



室滲漏悉爲補發尋丁內艱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祕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負當劇務節冗費常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繕工匠洗濯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已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裁之金湔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爲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脩自

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曄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重熙應



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  
所定議太上尊號李壽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為  
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  
况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  
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為比於是議狀  
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  
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  
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答以堯豈可  
先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  
不樂吾於是有所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安

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  
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  
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陞辭特降  
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玠令以撫諭詔申嚴  
號令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  
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  
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  
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玠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  
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稅勘合  
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



應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  
兩計是陽為減而陰實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  
入三十萬今以所增為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  
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璘時駐蜀口武  
興精兵為天下冠既老且病應辰以關陝大將  
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  
司暫領其任暨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  
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接張浚例  
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覈四川匿契稅應辰奏  
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

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  
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者此煩擾上曰論極有  
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縣  
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錢民不得半價  
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  
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  
給度牒四百永為糴本振濟遂移書諸路漕臣亟救  
荒且以絲劍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  
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  
不及已得旨召還叩之安仁年饑挺起為盜害及旁



郡即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給應辰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為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弊殆盡蜀中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惠應辰奏虛額去則州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即就糴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取贏陛下近捐

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糴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盡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多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為便私計也既上應辰以此大憾乃為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官方斲石池以水硯時金堯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以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



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群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君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請祠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擢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

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達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五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實上列十朋以權為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疆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



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  
 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  
 可禁乎抑官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  
 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  
 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魏科方以國家名器  
 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  
 任賢以為助傳來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  
 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一學者爭傳誦其策  
 以擬古晁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  
 貢翠物焚之詔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

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時以四  
 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召為祕  
 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  
 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金將渝盟十  
 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  
 斃一主生曷嘗為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  
 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  
 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或投閑置散或  
 若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  
 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



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堯司以盜大  
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  
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  
門陰結諸將相為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  
後子弟親戚布满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  
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清資加於噲伍高  
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三  
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諤將帥剝下賂上結  
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  
納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

中兵權其言大畧施行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  
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  
其事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十朋  
以為陽不勝陰之驗遺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  
說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亟請  
祠歸金犯邊起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張浚帥金陵  
悉如其言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恭倦  
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  
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  
之刑賞宜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拜司



字四百一十  
封郎中累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申  
宜有以革之入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  
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十朋  
起居郎胡銓奏四事語在胡銓傳除侍御史上謂  
銓曰比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上曰卿  
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美說每見必陳恢復之  
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志莫大於光祖宗安社  
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  
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恥而雪  
宣帝臣單于唐太宗得頡利是也先君有讎而

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為  
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  
聞每對群臣奏事則曰當如初業時又曰當以馬上  
治之又曰其事當俟恢復後為之此因宣召語及陵  
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  
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  
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  
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殺賢欺  
君訕上上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  
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



浩嘗為屬吏姦誑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乎民為主先之以招納不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既降宜速加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

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蜂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讎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脩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血為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管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



字四百一十一  
適請故學基悉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  
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  
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  
劉珙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  
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  
券往辨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奏  
錢初貢闈又爲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  
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官講  
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  
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

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  
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  
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  
地鬼神東宮建除太子詹事力辭詔州郡禮致遂力  
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減拜謁東宮太子以  
其舊學待遇有加又詔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襲衣  
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  
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紹興三年謚曰忠文十朋事親  
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沒而二子  
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寇準范



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子聞詩聞禮  
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  
州江東轉運判官為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  
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  
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  
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  
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  
務脩德痛自悔咎延見群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  
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遷

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人  
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既而金主亮  
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俟中原  
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  
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  
一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  
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為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  
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  
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  
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



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陞辭陳裴均對唐  
憲宗為治先正其心以為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  
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  
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希輿致十  
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  
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希以攢宮在奏免  
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  
治希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  
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  
毆傷酒家保希捕治之徇于家側目執政議以

希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為副希曰  
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  
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時希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  
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為孝宗言二  
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溪歷陽  
築者久後潰歸聲言欲趨郡境希呼至城下厚犒遣  
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希前  
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為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  
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  
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



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  
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為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  
卷詩文三十卷

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為  
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  
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  
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  
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  
薦為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衰新立求  
和而中原舊人多求和良翰言議和

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如任之乃可張  
浚更准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苙策良翰言當  
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使朝廷過聽使  
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  
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况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  
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為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  
使盧仲賢李栻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難  
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  
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  
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栻良翰



取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  
浚為重一即官為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為去就上悟  
出正志為福建漕運楊存中為御營使總殿前軍良  
翰言存中又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  
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拭不敢涉淮良  
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  
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請得免復遣  
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  
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  
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郡屯兵之地決不可許

歲幣則侯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  
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侯  
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  
楊由義為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因辱而歸思退  
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為左司  
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  
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  
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  
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  
意卿為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



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  
狡小點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  
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播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  
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人孝宗始深悔大舉  
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  
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官內  
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  
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為宗正少  
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  
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清濟此今日大計四川

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  
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真奉有司坐獲譴閔  
門王抃矯詔遣妾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置閔與抃  
不問良翰皆駭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為太子詹事  
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  
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  
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  
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  
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



四百八  
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為之嘉歎詔兼侍講  
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  
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  
幼歲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  
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  
衆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  
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莘星見東方高宗下  
詔求言莘老上書論華蓋氣所生多為兵兆國家為  
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下弊一因天成以脩人事

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衆  
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華蓋為首進  
一階遷敕令剛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輪對論金  
將敗盟宜飭邊備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  
善再三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省至凶禮又  
諱不錄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華老以古  
義裁定大敘前一日宰相傳旨問含玉之制華老曰  
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其可  
因直身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及虞祭或謂上哀勞  
欲以宰相行事華老曰古今無是卒正之遷秘書丞



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擢監察御史  
遷殿中侍御史入對上曰知卿不畏疆禦故有此授  
自是用卿矣陳涉卿既解言職力求去辛老因奏事  
從容曰多事之際令後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  
上以為然後卿乃復留金遣使致漫書傳欽宗凶問  
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辛老疏奏贊上且  
謂敵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  
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恃云云氣振矣宜不限早暮  
廷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出侍從甚諫監司守臣  
亟舉可用之才言規正其衛纜五千餘羸

老居半至不能介胄者願亟留聖慮事皆施行帶御  
器械劉炎筦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為姦利一日見辛  
老輒及朝政語狂悖辛老以聞斥監嘉州稅知樞密  
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及漫書至聞金將盛兵犯邊  
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辛老劾麟之挾姦罔上避事  
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請尋與宮  
疏再上乃責瑞州辛醫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  
富淳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別業外帑徧畿甸  
數十年無敢搖之者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吳興為避  
敵計辛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



四十一  
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辛老曰繼先罪擢髮不足數  
臣所奏其大槩耳上作而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  
堯舜不能治天下詔繼先福州居住子孫皆勒停籍  
其貲以千萬計詔鬻錢入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  
天下稱快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頂  
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辛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辛  
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仕而辛老亦以直  
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  
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辛老自蜀  
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峭獨處甚重之一日因

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  
幾遂擢用辛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姦蠹者皆  
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  
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  
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  
肯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為諸州最孝  
宗受禪辛老進三議曰定國是脩內政養根本尋卒  
年五十八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  
吳芾良翰辛老相繼在臺府歷訟姦倖直言無隱皆







三百六十一  
州宜黃縣丞時四境倣擾潰卒相挺為變令大恐不  
知所為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  
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紹興五年改  
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通判平江府召為將作監  
丞明年春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脩  
詔奉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闕工器制作始備累遷  
右司員外郎八月擢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往  
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  
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蕪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  
聞喜宴于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

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  
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謹  
譁為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  
檜御史劾罷之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  
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漆播  
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為長  
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貫爾一兵不可得  
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惕息三十年知饒  
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  
觀兼侍講首進二說以為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



四百一十八  
節用愛人二年四月復為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  
知執羔曰今一介不進亦蒙賜召口舌相高殆成風  
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經筵自  
言學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即  
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方士劉孝榮言統元  
曆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  
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依曆議曆書五星  
測驗各一卷上之上嘗問豐見之術執羔以蠹蟲民  
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  
數十倍於此罷癯老弱者幾半天下之其弊益深

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蓋國家一切之政不得  
而為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為聚斂可乎舊  
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  
之餘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稅况數外取之乎宜視一  
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  
上矍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為朕言者即詔從之  
充安恭皇后殿官按行使日與閣人接卒事未嘗交  
一談閣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  
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留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  
神觀上曰遠除龍圖可也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



三百九十九  
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  
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  
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賜茶藥御書恩禮充渥公鄉祖帳都門外搢紳榮  
之時閩粵江西歲饑盜起執羔陸辭以為言詔遣大  
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  
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  
釋卷充通于易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北歸南既仕寓居  
嘉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六

年召試授祕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屬  
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  
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既而悔之改  
授宮觀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  
不草詔皆相繼斥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  
屏徒御躡履以行恬不為悔由是直聲聞于遠邇  
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出知廬州淳熙二年除吏部員  
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淮右擇帥上以希呂  
已試有功令知廬州兼安撫使脩葺城守安集流散  
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為起



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處  
之晏如治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  
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  
極切至上變色歆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  
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  
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覽之喜  
其不阿薦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  
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  
家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預鄉薦自是  
太學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未上  
有薦于朝者召除太學錄樞密院編脩官中丞汪澈  
薦除監察御史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  
年出爲福建路轉運副使丁父憂服闋乾道三年除  
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左司諫首  
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  
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  
收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  
又奏陛下號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誰能



信之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為國乎既而又  
欲造會子二千萬屢爭之不得遂請以五百萬換舊  
會俟通行漸收之常使不越千萬之數上銳意圖治  
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  
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卿亦當以  
魏徵自勉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託肺  
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  
疇擅山澤甚者發船舶招蕃費貿易寶貨糜費金錢  
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昌禁專利無厭非所以維  
持紀綱保全戚畹願嚴戒勅苟能改過富貴可保如

其不悛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  
復非正禮今無疆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右諫  
議大夫兼侍講同知貢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  
吏部侍郎尋除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  
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  
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  
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  
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  
疲於調發兵拏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  
對君父則言効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



四百十九  
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  
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  
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  
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  
四郡得之亦動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  
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  
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  
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視不足何暇事外  
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  
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

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  
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  
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襄陽  
府觀察推官連丁內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  
主簿尋蕪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  
大將楊存中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  
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此  
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  
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



朝請祠主管台州等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  
 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  
 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  
 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  
 擠浚因為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論  
 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  
 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冊幸上或見之王亦素  
 所愛重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未  
 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  
 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沂河水災詔郎官

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  
 言即奏疏指論近臣併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  
 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千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慄  
 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掠中  
 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  
 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  
 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除  
 直祕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  
 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姦  
 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



四百一十  
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  
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  
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疆禦豈易得  
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  
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  
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  
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刻  
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姦下有司窮竟戶部欲  
就支稽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姦且虧軍  
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官

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  
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有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  
誕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  
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  
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  
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  
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脩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  
俟敵虜上悉嘉納宰相議遣使浩與辨其不可至  
以官職誅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  
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



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諭大臣曰李浩營田  
 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  
 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  
 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為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  
 福且許其引赦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徹水柵聽太  
 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  
 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  
 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  
 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  
 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

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

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諫遂除權吏部  
 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已  
 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  
 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彊狠之資挾奸諛  
 之志寘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  
 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路闕帥命浩以祕閣脩  
 撰寵其行夔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為守則田氏與  
 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二人  
 感悟歃血盟盡釋前憾邊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



字四百一  
舉王隆萬壽宮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  
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脩撰浩  
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為文  
辭及壯益沈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忠憤  
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  
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  
前亦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  
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為郡  
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  
時風裁素高人不散干以私云

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  
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  
台臨海黃巖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  
浩欲援為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  
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  
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  
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  
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  
歸養詔橐善撫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  
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



字四百八十八  
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橐詔橐清謹不擾治狀著  
聞其敕所在州賜錢三十萬橐力辭上謂近臣曰陳  
橐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勳郎中召累遷權刑部侍  
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  
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  
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安  
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為乃遽講和何以繫中石  
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橐復言  
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  
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至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言

敵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一  
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  
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  
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  
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  
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  
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  
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  
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  
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宮太后可還



祖宗疆土可復矣稽憾之橐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壽春則穎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橐盡革弊政以息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郴寇駱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橐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橐以橐為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

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為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沂字周伯紹興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能守所學不逐時好沂穎異六歲誦五經皆畢不忘一字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陸沉州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為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終喪還朝孝宗受禪除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尋擢殿中侍御史有旨侍從臺諫條具方



今時務沂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前歲淮民  
逃移未復舊業中原歸附未知所處俾之就耕可贍  
給省餉饋東作方興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  
隘防守詔行其言御史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閔請  
貨不恤士卒之罪詔罷殿前司職事與祠沂再言其  
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沂又言將臣定十等之  
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頃則可施之養士有素則  
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韜畧  
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餘皆  
吏部授以權酷征商乃家非所用非所養願詔

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員  
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從之時龍大淵曾覲以藩邸  
舊恩除知閣門事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繳回詞命  
沂論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  
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曰大淵覲不屏去安知無柳  
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  
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  
道觀乾道元年冬召為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  
讀尋兼侍講進中書舍人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  
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



四百一十  
有當然勿謂拂君相不言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沂  
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脩成書歲且一紀歷月  
閱時不無牴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此法可行  
不可行此條當革不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  
輯為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姦詔行之尋以  
目疾丐祠六年出為徽猷閣待制知慶州復引疾奉  
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  
尋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並兼領詹事又改侍讀  
上顧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  
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丞沂極論金無釁而

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遂以龍圖閣學  
士仍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  
容素冠不少情蓋其為學所得者如此謚獻肅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八父庚在文苑傳文若少英邁  
不群為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漕  
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漕出不得見文若奏  
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恥  
之人先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  
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  
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



四百一十  
對耶書奏聖曰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  
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豆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  
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斂轉  
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  
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  
甚衆又力請于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場務稅二  
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  
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二十六年以光祿丞召改  
祕書郎為文思箴以獻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  
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

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弭兵春秋所懲  
蕭儁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彊矣縱弛不繩  
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檜  
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勸上  
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  
有為宣和執政請恩為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  
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譏已劾文若  
狂誕出知邵州上屢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  
郡知饒州興學宮減田租奇耗二萬石又請歲糴常  
平義倉之儲什三與民平市農末俱利而粟不腐遂



以著令餘干嘗有劇盜巡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閣移知温州三十一年召為宗正少卿金人犯邊文若求對首建大臣箝制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驥才皆可用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捷書日聞上下有徂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則大善未幾諸軍退守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歷陽權遁淮南盡沒詔百官廷議文若書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

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工部侍郎許尹是其言也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今計安出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天不死浚嶺海正為今日上瞿然曰援浚者多非卿無以發此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緩親征之期起浚知平江府蓋上以浚雖忠慤喜功將士多不附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尋改浚鎮建康府將以為江淮宣撫使中沮之而止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蕪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群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上將內禪前數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書黃



因過周必大誦聖德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偁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都督府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州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罷其冬金復大入官軍悉成淮文若謂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萬訓練有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糴大起郡之數八萬文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旋請祠章三上未報乾道元年卒年六十曾

左通奉大夫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第知仙井監燾甫冠憤金讐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實之理豪強斂迹於是以前餘暇力學燾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做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建康為編年一書名曰



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  
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碎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因  
溪為隍夏秋率苦水潦燾築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  
運判官入境効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斂燾括一  
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為科約上之朝頒  
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  
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  
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  
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  
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

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  
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度幾兩得詔燾拱  
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  
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  
太常寺參校同異脩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  
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燾言曆不  
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  
是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  
曆官討論五年遷祕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  
錄院檢討官子虛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



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邁以書勉之燾答以當脩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於是命二子虛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虛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更張舊典宰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陞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禹貢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脩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古

而犁糴種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橫加科歛者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術如咸平之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倉振之僚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返果効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蕪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拒夷人奏乞戎茶馬司市叙州羈縻馬毋溢額戒官民毋於夷漢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於開邊舊池皆報可淳熙改元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



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蔬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  
奏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繁究火  
事詔熙志貶二秩罷燾止貶一秩燾及都門乞祠除  
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勸以方彼諛無及時事燾曰  
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  
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  
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  
揭之座右進祕閣脩撰權同脩國史權實錄院同脩  
撰燾為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  
陰殺合視園壇特免出郊淳費至是申言之詔集議

嬖幸沮止其後周必大為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  
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柱壞鳩尾有司旋  
加脩繕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  
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四年  
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  
子當升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  
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  
拜侍郎仍兼工部徽宗實錄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燾  
薦呂祖謙學識之明召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  
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



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飲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  
天文九月丁酉日當夜食燾為社壇祭告官伐鼓禮  
廢特舉行屋既中制科為祕書省正字尋遷者作郎  
兼國史實錄院編脩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祭  
之燾感上知遇論事益切每集議衆莫敢發言獨條  
陳可否無所避迨臣復舉其次子塾應制科以閣試  
不中程黜屋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為御史所  
劾語連及燾屋罷燾亦知常德府初政和末澧辰沅  
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募人開邊范世雄等附會擾  
民建炎罷之乾

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燾  
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帥臣張栻列奏詔  
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  
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閑提舉興  
國宮秋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  
之屋塾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寧府七年  
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  
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  
總目五卷依熙寧脩三經例損益脩換四千四百餘  
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



請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彊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議燾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嘆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脩天應乃至進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為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對燾言以請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官

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聲近惟葬李婕好用三萬緡他無費也遂因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執赴經筵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今為宋十一月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為重非小人害政敵入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譏武帝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給事中宇文价傳上旨燾曰臣子戀闕非老病恐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蓋又聞四川乞減



酒課額猶手劄贊廟堂行之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其止此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

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藁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光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為四十一卷謚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子壘至塾壁真壘著作郎至夔州路提點刑獄壁真皆執政別有傳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



三百一十一  
為戒希呂剛直慤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汎使懼  
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燬陳橐  
以呈身為恥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闕官其清風苦節  
終始弗渝高孝之世季燾耻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缺  
之餘絜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掇拾或出  
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與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